

战火硝烟中的华东野战军文化教员

■杜东冬

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。”解放战争时期，在苏鲁豫皖纵横驰骋的华东野战军（后改称第三野战军）序列中，活跃着一支特殊的文化教员群体。他们手持笔杆传思想、紧握钢枪战沙场，用热血与坚守铸就了文武双全、沙场建功的军人风范，在解放战场上写下浓墨重彩的英雄篇章，谢野萍、高英、弭明友、周果生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

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第36团（后改编为第三野战军23军第69师第207团）3营7连文化教员谢野萍，1945年10月告别家乡南京，毅然投身革命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12月26日，他所在部队配合兄弟部队发起解放高部的战斗。战斗中，谢野萍承担火线抢救伤员任务。面对敌人密集的炮火和隆冬的恶劣天气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，连续抢救多名重伤员下火线，战后获得部队表彰。

1946年，国民党军抢占南通东侧的小海、观音山等集镇，在当地掠夺财物、残害群众。为保卫苏中解放区，谢野萍所在的3营7连受领收复小海的主攻任务。战前，连里原本安排身为文化教员的谢野萍负责战场救护工作，他却反复向连队党支部递交请战申请，坚决要求跟随主攻排冲上战斗最前沿。战斗打响后，国民党军依托预先修筑的坚固工事死守据点，负隅顽抗。在武器装备落后、弹药补给十分有限的条件下，谢野萍和战友们凭借灵活战术与顽强意志，突破了敌军前沿阵地。激战中，谢野萍为抢占敌军轻机枪阵地，左臂中弹负伤，被转送至后方医院休养1个多月。

谢野萍伤愈归队后，跟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，从苏中到山东、从鲁中到鲁西、从安徽到河南，其间经历无数次大小战斗，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、冲锋在前。1947年1月枣庄攻坚战中，谢野萍所在部队完成对守敌的包围。总攻发起前，已调任3营8连副政治指导员的谢野萍，深入火线前沿向敌军阵地喊话开展政治攻势，还不顾生命危险，作为我方代表出面与敌整编第51师谈判，敦促敌军放下武器、停止抵抗。在敌人拒绝投降后，我军发起猛烈总攻，一举全歼敌整编第51师。同年12月中旬，在平汉路战役的新郑车站战斗中，谢野萍再次身负重伤，伤口尚未完全愈合，他就多次申请提前返回部队。

随着解放战争进程不断推进，战斗



淮海战役期间，华东野战军某部炮兵战士开展“为人民立功”讨论。

资料照片

规模持续扩大，部队机动范围越来越广、行军速度不断加快。长途行军途中，谢野萍经常主动替轻病号和体弱掉队的战士扛枪、背包，对身边战友关怀备至。正因为他始终真心关爱战士，战士们都和他格外亲近，有了困难和心里话都愿意主动找他倾诉。即便谢野萍从7连调任8连副政治指导员之后，7连的不少老战友还常常专程找他谈心，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和引导。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期间，谢野萍在杨家庄战斗中英勇牺牲，将24岁的年轻生命永远留在了淮海战场。

和谢野萍一样在华东战场上书写文化教员荣光的，还有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第48团（后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第24军第70师第208团）3营的文化教员高英。17岁就投身新四军队伍的他，同样在战火中走出一段文武双全的战斗人生。1947年2月莱芜战役期间，他随所在部队参与攻打吐丝口的关键战斗。战斗发起后，3营营长带领战士们冲在最前面，高英带领的担架排紧随营部跟进。敌我双方交战异常激烈，阵地上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，硝烟遮蔽了夜色。担架排的民兵们看到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、舍生忘死的战斗状态，深受触动，抛开初上战场的畏惧心理，全力投入伤员抢救行动。战斗持续到第三天上午，据守吐丝口的国民党军第36师再也支撑不住，仓促组织突围。敌军刚脱离坚固阵地，就落入我军预先布下的包围圈。高英带着通讯员和民兵趁势勇猛出击，当场俘虏13名

敌军。同年5月，高英和战友们一同参加孟良崮战役总攻，亲身见证了我军歼灭这支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王牌部队——整编第74师的重大胜利。渡江战役胜利后，高英随部参与了南京的城市接管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当天夜里，他就主动报名加入“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”，跟随第二野战军开赴大西南，参与重庆的军事管制工作，完成从一线战斗员到支援地方建设骨干的人生转变。

在华东野战军的文化教员群体里，还有一位从少年时期就怀揣家仇国恨走上战场的英雄，他就是被授予“济南英雄”称号的弭明友。弭明友是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第87团（后改编入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第29军第87师）特务连排长，同时兼任连队文化教员。13岁那年，他的双亲就被日伪军残忍杀害，血海深仇在少年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种。16岁时，他毅然报名参军，立志为父老乡亲讨还血债。参军后，他先后在渤海反抢粮、攻克南皮县城等战斗中始终冲锋在前，凭借过硬的战斗表现屡立战功，被部队授予“战斗模范”称号。随着全军掀起战术技术大练兵热潮，各部队广泛开展立功创模运动，身为文化教员的弭明友在各项训练和任务中始终勤学苦练，事事冲在最前面，样样都要争第一。在部队新式整军运动的“诉苦”大会上，弭明友眼含热泪讲述了父母被敌人残害的经过，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杀敌斗志。

1948年2月，在陇海路砀山至朱集

段的破袭战中，弭明友和战友们依托阵地顽强坚守，先后打退敌人8次疯狂进攻。激战中，他头部、左肩、腹部多处负伤，却始终不下火线。弭明友所在部队取得了毙俘敌500余人、炸毁坦克1辆的重大胜利。战后，弭明友荣立特等功，受到师里的通令表彰。1948年9月，济南战役打响。总攻内城的关键时刻，弭明友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抵近爆破，成功炸开济南内城西门，为大部队突破城防、夺取战役胜利作出突出贡献，自己却身负重伤。战后，弭明友被纵队正式授予“济南英雄”光荣称号，并记特等功。此后，他又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。1965年，年仅38岁的弭明友因早年留下的多处枪伤复发，与世长辞，后被国务院内务部评定为革命烈士。

在华东野战军众多文化教员中，不乏年少有为、初心炽热的青年志士，周果生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。作为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第32旅第94团（后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29军第86师第258团）副政治指导员，他年少便扎根军营、履职尽责，以青春微光点亮军营、助力胜战。

15岁起，周果生就担任部队的文化“小教员”，行军路上给战士们说快板、讲故事、讲评书，帮大家消解长途奔袭的疲劳，提振作战士气；部队休整期间，他又认真组织战士开展政治学习，帮助战友逐步提高政治觉悟，还把牺牲战友的事迹整理成墙报文稿，用于部队的追悼活动。这套兼具温度与实效的工作方法，后来被团里推广。

作战中，周果生每次都主动报名参加突击队。从李堡战斗、卞仓战斗，到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，他始终坚守在战斗最前沿，时而在敌阵前开展喊话瓦解敌军斗志，时而冲到前沿阵地抢救伤员，时而带领战士们向敌阵发起冲锋。

1949年3月，渡江战役前夕，周果生在硝烟弥漫的前线写下封家书，字里行间留下了“要使全国人民得到早日解放，斗争在最前线”的铿锵壮语。同年5月，在上海战役中，他随部队追击残敌。追至上海外国潘家柁时与敌军遭遇，周果生带领1个排冲在队伍最前列，冲过大桥后不幸被敌人的机枪击中，壮烈牺牲。这封他在战前写下的家书，如今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收藏于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，是他留给亲人、也留给后人的最后一段滚烫文字。

一枚奖章见证军民同心情谊

■何 锐

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，率领东路军向驻守福建龙岩、漳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，打响了著名的漳州战役。

东征漳州是中央红军一次重要的外线作战行动，整个战役进程始终离不开福建当地群众的全力拥军支持，正是千千万万苏区百姓的无私支援，为战役的最终胜利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。

早在漳州战役正式发起前，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便驻长汀统筹后方全局。他在福建省委领导的陪同下到长汀河田、濯田等区视察，召开基层干部会议部署支前任务。福建省委、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分赴连城、上杭、永定等县，同步推进群众动员工作。为了进一步强化支前工作的统筹协调，东路军还专门在龙岩西陂区设立后勤指挥部，全权负责前线部队的各项后勤保障事务。

在各级苏区干部的广泛动员和精心组织下，闽西各地很快集结起规模庞大的支前力量。长汀县迅速组织起2000余人的支前队伍，携带500副担架随军行动，同时在赣闽两省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设立多处粮站，全力保障东征红军、漳州龙车区的4个村联合组建起千余人的运输和担架队；连城、上杭、龙岩等县也各自组织起数千人的运输队伍。汀州福音医院专门派出具有丰富医务经验的医生，带领上百名卫生队员奔赴前线抢救伤病员，再由沿途的担架队及时将伤员转运回后方接受治疗。一时间，

成千上万的闽西苏区群众纷纷组成支前大军，自备粮食、扁担和绳袋，把各类军用物资和大批马草、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阵地。

除了广大农民群众之外，苏区的工人群体也成为支前队伍中的重要力量。东路军驻扎龙岩期间，龙岩店员工会主动协助红军向龙岩商会借款5000元。待攻克漳州后，红军便将借款如数归还，让当地群众亲眼见证了人民军队“师出有名、言而有信”的优良作风。各地工人在还主动为收割马草、加班染制军布、踊跃认购公债又主动退还公债票，用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，帮助苏维埃政府有效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困难。除此之外，广大工人还热烈响应支前号召，积极组建运输队随军出发，沿途协助建立粮站为红军收购粮食，在后方则主动承担起警戒、戒严的任务，守护苏区的安全稳定。

在漳州战役过程中，群众的支前力量从后方一路延伸到了硝烟弥漫的火线之上。攻打漳州时正值当地春荒，粮食供应十分紧张，闽西特委发动群众“节省三升米卖到粮站”，为红军筹集到了大批紧缺军粮。部队进军天宝大山途中，突发的山洪阻断了行军道路，当地群众主动赶来帮忙，在溪上拉起绳索，帮助红军顺利强渡永丰溪。十字岭战斗打响时，五峰山一带悬崖峭壁林立、山路崎岖难行，内洞村的群众冒着被敌军发现的危险，主动带领红军绕行小路，引导部队从悬崖间的隐秘小道攻上五峰山，顺利突破了敌军的右翼防线。

1943年9月1日起，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69师团第59旅团主力1500余人，开始对晋西北第3、第8军分区发起分区域的轮番“扫荡”。反“扫荡”初期，我主力部队分散部署于各地，一面协助群众抢救秋粮，一面伺机打击进犯之敌；武工队则采取“敌进我进”的战术，深入敌后，破坏交通、袭击据点。

经过长期“挤敌人”斗争锻炼的广大民兵，在保卫群众秋收的同时，有序组织群众完成空室清野，广泛开展神出鬼没的麻雀战并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侦察敌情、严密封锁消息、捕捉汉奸敌探，使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完全处于我方掌握之中。

9月16日，日军第59旅团主力率第82、第83大队回撤至离岚公路沿线的圪圪、胡堡等原有据点，仅留下第85大队配合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在保德地区继续“扫荡”。我军全力掩护群众秋收，10天作战20余次，挫败了日军的抢粮企图。

9月27日，日军第85大队纠集800余人，兵分两路从白文镇、寨子村出发，企图合击驻兴县的晋绥区党政军领导机关。由于我领导机关已先期完成转移，且日军沿途不断遭到我军民的连续袭击，日军不仅未能实现奔袭计划，还付出了不小的伤亡代价。10月4日，敌军转移至兴县以西15公里处的赵家川口一带。

此时，晋绥军区指挥机关正驻于赵家川口以南约10公里的有人村。经侦察研判，进犯兴县之敌虽属日军第59旅团，战斗力较强，但兵力有限。该敌孤军深入我根据地腹心，连日来的夜遭受我军民伏击袭扰，已伤亡80余人，部队疲惫不堪、士气低落，完全陷入被动孤立的境地，且无后续增援，绝不可能长久盘踞，数日内必然会寻机撤退。我军此前在“挤敌人”作战中接连取胜，部队士气高昂，熟悉周边地形，又有根据地群众的全力支援，可在这一区域集中10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，完全具备在运动中全歼该敌的条件。晋绥军区随即拟订作战计划并上报，很快获得上级批准。

为快速全歼该股日军，晋绥军区作出周密作战部署：令第26团及军区警卫营在赵家川口以南的小善地区设伏，阻击向东南方向撤退之敌；第17团在赵家川口以东的北坡村设伏，阻击向东南撤退之敌；第36团派出小善与北坡村之间的康家塆待机，随时执行迂回机动任务；特务团由盘塘渡黄河，持续袭扰、疲惫驻赵家川口之敌，迫敌提前撤退，随后展开跟踪追击；第21团进至兴县以南、康宁镇以北的刘家庄附近设伏，截击向南撤退之敌；同时将第29团从保德地区调往兴县境内集结，作为战役预备队随时待命。

10月4日夜，晋绥军区各参战部队均抵达指定位置，构筑工事，进行战斗部署和动员。5日凌晨，日军第85大队由赵家川口向康宁镇方向撤退。敌行至吕家湾后，兵分两路，其主力走山梁向小善畔方向撤退，另一路100余人担任侧翼警戒，沿大路向冯家庄、大善畔方向撤退。

拂晓，军区警卫营警戒分队在小善畔村北与敌主力交火，予敌杀伤后主动撤出。敌占领我前沿警戒阵地后，继续向南大、小善畔村前进。

这时，第26团已在1280高地占领有利地形，顽强封住敌人退路。敌向大善畔方向撤退的侧翼部队在冯家庄附近也遭到第36团的猛烈阻击，被迫转向小善畔东北与其主力会合。在第26团和军区警卫营从正面阻击敌人的同时，第36、第17团各以一部兵力向敌侧后进攻，共同对敌形成包围之势。激战至中午，我军将失去的阵地又夺了回来。下午，敌人在飞机配合下，又猛攻1280高地，企图突围逃窜。我军坚守阵地，连续打退敌人5次冲击，粉碎其突围企图。

5日夜，我军持续袭扰消耗敌人，同时在敌可能突围的各方向预设伏兵。6日24时许，敌军向东南方向的康宁镇一带突围。7日晨，敌军在5架飞机的掩护下，进至刘家庄、南山地域，



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。

游击机动破敌顽

——八路军甄家庄歼灭战

■曹亚铂 李阳 孙杰

落入第21团预设阵地，数次突围均被击退。其他部队随即赶到，将敌军团团包围。激战至当日黄昏，日军被迫放弃当面阵地继续奔逃，一路窜至兴县城东南20公里处的甄家庄时，早已人困马乏，只能抢占附近山头负隅顽抗，我军趁势再次包围敌军。

我军判断残敌仍有战力，且据险强攻代价过大，遂定下诱敌脱离阵地、在运动中歼敌的方案：一面令地方武装袭扰敌后方据点，切断其增援通路；一面在甄家庄南、北、西三面加修工事，虚张声势，故意留东向缺口诱敌被困。8日，敌军3架飞机低空盘旋，给被迫之敌空投食品、弹药，并扫射和轰炸我军阵地，企图掩护其地面部队突围。当天夜里，一股敌人趁第17团调整部署时，绕到路西，企图偷袭我前进指挥所。当敌进至兴庄时，被第17团击退。

此后两日，我军不断向被围在甄家庄的敌人发动攻击。敌军伤亡惨重，且内无粮弹，外无援兵，只凭飞机空投一点食品充饥。但敌仍在拼命修筑工事，固守山头，作垂死挣扎。前修为防止敌军向南突围，于10日9时命令第17团进至甄家庄以南的安平村设伏，准备迎击逃敌。第29、26团接替了第17团在甄家庄的阵地。当晚又将特务团在甄家庄的部队全部调往郑家岔，以加强特务团的阻击力量。

10日22时许，我敌终于顺着山沟向东突围。我军亦紧紧尾敌追击。当敌军逃至郑家岔，进入特务团的伏击圈时，即遭到迎头痛击。我追击部队、游击队、民兵等陆续赶到，协同特务团前后夹击，四面包围敌人。战至11日拂晓，敌大部被我歼灭，仅有100余名残敌趁夜色向山林四处逃窜。我搜索追击部队又歼灭其中一部，仅零星残敌逃回王狮、赤坚岭据点。至此，甄家庄围歼战胜利结束。我军共歼灭日军700余人，伪军100余人，缴获重机枪2挺、轻机枪15挺、长短枪200余支、子弹3万多发及大批军用物资。

在7天7夜的战斗中，我军灵活运用伏击、袭击、追击、阻击、进攻等战术方式，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既能熟练开展游击战，也能成功组织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硬作战能力。



链接历史